

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研究

MAKESI ZOUJIN MAKESIZHUYI

汤文曙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省级重点学科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资金资助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研究

汤文曙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当代研究 / 汤文曙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81052-960-9

I. 马... II. 汤...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B0-0②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734 号

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主义

汤文曙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38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徐 建	印 张	12.12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71 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52-960-9/B·39

定价 18.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在考察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根本原因、理论途径和具体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作了解读,并重点论述了《手稿》内含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萌芽、对唯物史观的接近,以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最初论述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这种解读和阐述充分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前夜的关键性著作。在对《手稿》的解读和阐述的基础上,还论述了其他一些重要观点的当代价值。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	[17]
一、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根本原因	[18]
二、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理论途径	[22]
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28]
第二章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	[37]
一、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阶段	[37]
二、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 的出发点	[43]
三、《莱茵报》是马克思的又一个柏林大学	[50]
四、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	[58]
五、马克思认识了无产阶级	[68]
第三章 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初步探索	[78]
一、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78]
二、《手稿》是闪烁着诸多天才思想的著作	[89]

三、《手稿》是引起广泛研究的著作·····	[96]
第四章 三个范畴和三个基本阶级·····	[116]
一、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 是致命的·····	[117]
二、初步研究了资本及其运动规律·····	[125]
三、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是社会的 基础·····	[129]
第五章 异化劳动理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的最重要成果·····	[136]
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	[136]
二、欧洲近代思想上的异化理论·····	[144]
三、马克思在《手稿》之前对异化问题的研究·····	[152]
四、《手稿》对异化劳动的全面研究·····	[164]
第六章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184]
一、私有财产的关系·····	[184]
二、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191]
三、开始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	[195]
四、对新世界观基本特征的初步阐发·····	[217]
第七章 首次系统地批判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	[230]
一、德国批判运动的现状和唯物主义哲学 的批判任务·····	[231]
二、对费尔巴哈的评价·····	[234]

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239]
第八章 《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255]
一、从《手稿》看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其思想来源 的批判继承关系	[255]
二、《手稿》对唯物史观的接近	[264]
三、《手稿》是马克思认识论的萌芽	[294]
第九章 《手稿》中几个主要思想的当代价值	[314]
一、唯物史观雏形所蕴含的主体视角	[315]
二、共产主义最初论述的当代价值	[341]
三、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	[358]
后 记	[378]

导 言

步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创新。与此相适应,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在不断回顾和总结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进程中获得新的进展。

众所周知,以反思、追问“什么是哲学”为目的的“哲学观”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的问题。这既反映了对“什么是哲学”的追问决定着如何理解和解决哲学其他问题的前提,也说明哲学对自身思考的自主性决定着哲学对待自身的自由、开放态度,进而使哲学具有不断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哲学观”上的上述情况,同样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如,在一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知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固守原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的教科书体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不可否认,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理论工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编写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准原著”的意义。由此,传统的观念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以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

学。在这种情况下,谁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自然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教科书体系都只是一定的编写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解;而只要是理解就总会有不同。所以,哲学教科书只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副本”,是“副本的副本”,甚至是“副本的副本的副本”。当然,强调在理解一种学说时主要应根据“原本”而不是根据“副本”来理解,这并不是说“副本”在思想理论水平上一定不好,“副本”在思想理论水平上也可能超出“原本”。但是,我们在理解某一种学说时,不论这种学说的思想理论水平如何,也不论我们对这种学说赞成与否,都必须根据这种学说的“原本”来理解它。根据“副本”来理解一种学说,不利于正确把握这种学说。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即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否就是马克思创立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同样,一些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往往实际上批评的是教科书的观点,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而是根据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来“批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典”精神,内存于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和发表的著作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任务,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而这只能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著作来理解。并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著作的理解,又不能只是“钻书

堆”式的,必须紧密结合现实实际去领悟、获取其中所内蕴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我国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和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就被有计划地大量地翻译出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曾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一共有12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从1949年统一版本后陆续出版,到1950年6月全部出齐,共印行了300万册,它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除此之外,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需要,建国初期先是由各出版部门大量重印和再版了建国以前出版的经典著作中译本,同时在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新译本,有的还出版了单行本,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于1956年12月开始出版中文版第1卷,到1974年11月出版完,共39卷。《列宁全集》也于1955年开始出版中文版第1卷,到1963年2月出版完,共39卷。这些为中国人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学习文献。为了加强翻译出版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949年6月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接着中央宣传部成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将这两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规定其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央编译局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编辑工作有了专门的

机构。1958年和1963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这是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和1955年出版的,由中国派在那里的工作人员集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集中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和重要书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前,《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是传播很广的一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集,译文一般准确可靠,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翻译出版、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1959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编写哲学教科书的任务,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地区、武汉地区和吉林地区分别编写。1960年3月,中央理论组在中央党校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会。1961年2月,集中各方面力量,由艾思奇主持编写教材。

1964年2月,毛泽东指示,列为高级干部选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30本书,要尽快出版大字(4号字)本,并具体地提出了一些要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30本书于同年底全部印完出版。随后,人民出版社和有关专业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论集,如《马克思恩格斯论反对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理论研究,包括它的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着,并且从思想基础的层面上反映着该社会状况。在新中国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以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为开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标志,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里程碑,使这次历史性转折日益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意义。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思想极度混乱,整个社会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人心思变。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危机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发展的曙光。但是,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发生的极“左”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的最初两年,我国各方面工作仍然处于徘徊状态。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思想依然阻挠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也阻挠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这说明,仅仅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所以,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思想的开禁,我国理论界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新探讨,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纠正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左”的理解。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上。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以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背景,从反思哲学观、批判“传统教科书体系”出发,大多数学者对什么是哲学、特别是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反思。通过重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正本清源,学者们发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呼声,进而通过摒弃教条主义的态度,从而凸显了领悟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典”精神的重要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精神的理解。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概略地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的出版和研究的基本情况,目的在于说明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其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计划地大量地翻译出版,不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不断地提升着重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主体意识。正是这一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为思想理论界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问题上,首先要看到的是马克思的文本有其特殊性,即在马克思大量著作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马克思生前公开发表的,大部分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才陆续问世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又是20世纪的事情。多种复杂的原因,使马克思哲学的保存和问世历经坎坷,迄今为止也还没一个囊括马克思所有著作的全集出版。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历程中,由于研究者的不同情形、多种多样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使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观点阐发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别。

其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既使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成为“国家行为”,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版和研究存在着两个系列: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构成一套文本系列,和由《博士论文》、《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学笔记》等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对这两个系列的解读和研究,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有着很大不同的理解,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某种“既定的原则”,即把1845年之前(有时甚至是1848年之前)的马克思称做“早期马克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早期”已主要不是时间范畴的问题,而是被认定为“不成熟”。毫无疑问,任何思想家在其思想发展的进程中都有“不成熟”的时期,并且这种“不成熟”的界定有时又要受到特定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所限制。马克思的确不是在他的起步时就是“成熟”的思想家。然而,“不成熟”与“成熟”是相互规定的,因而不认识“早期马克思”,也就无法认识“成熟的马克思”。

其四,当研究者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时,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的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与表达思想的文本之间是否完全契合。之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原因在于,思想家在形成其思想和观点时,总是要借助于一定体裁、方式和概念,才能形成文本。研究者在解读文本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文本形成的这一情况,以求对文本的正确把握,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正是由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版和研究的两种系列情况的存在,近年来,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界有两种基本看法:一种主张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另一种看法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应当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其实,这两种观点只是研究的具体指向有所不同,二者不是对立的,而

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毫无疑问,重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责无旁贷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如何理解和处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物和现象,但并不是任何事实与现象都成为特定条件情况下的现实问题;或者说,不是任何事实和现象都可以代表和反映特定情况下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只有借助于理论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才能发现和认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这说明研究实践的现实问题离不开理论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意义,主要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精神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是回应现实实践中各种挑战的需要,因而正是研究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需要。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那些引证不当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这就说明,当我们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前提,这就是必须理解和恢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当今世界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各个不同的学派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提出诸多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回避当前在西方盛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承认苏东剧变的确给西方左翼激进的社会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很大危

害。针对这种“危机”，他们继续坚持该学派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之一，即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含糊的纲领性“因式”来逃避精确阐述的观点，而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进行严密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命题进行详细的阐述、评估、订正，如果确有被证明是站不住脚和不可证实的，就应该抛弃。他们认为，这样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相反会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到推进。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其代表人物之一是雅克·德里达。这位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一度处于低估状态，但德里达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对马克思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写道：“我试图说明，今天的人即使从未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①德里达还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构成人类知识宝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德里达赢得世界上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尊敬的地方。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德里达不同意有些学派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做法，相反却强调它所包含的目的论的成分，并由此提出，现在需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主张。这里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问题。在德里达看

^① 转引自曾枝盛著：《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1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有多种多样。但是在如今新的国际形势下,德里达所力图申述和极力提倡的只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按照德里达本人的理解,就是“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德里达强调,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表明,德里达对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另一方面,德里达又认为,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不同于一般的解构哲学。原因在于,它并不只是一种理论文本的破译,反之,它要干预社会,要面向未来。所以,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像“分析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那样,仅仅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进行重建,而是力图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批判现实。

在前东欧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A·沙夫是主张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苏东剧变后,他曾经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一文,明确提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行。沙夫为什么在哲学上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呢?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人在世界上主要是一个行动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都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作出选择,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直接关注并介入人的生活 and 行动的,而不仅仅停留在经院式的空谈上;其二,之所以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观点具有实用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不乏实践——政治的意义。因此,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在仍有时代价值的东西。